“你后悔吗？”

-不。

“你真的不后悔吗？”

-不知道。

似乎一切都已经好了起来，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又似乎一切都变得更糟。在那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我感觉到来自任何来源的极度无助、恐惧，抑或是绝望，那种无法被任何精神力量所克制的通感都会立即点亮那个晚上的那一瞬间，将这一刻的感知复制到那一瞬间的精神状态里。而每次这种经历后，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月后的下一次通感也都会复制那一晚的那个瞬间，以及之前所有曾经通感到这一瞬间的瞬间。

我很难叙述这种体验，想要叙述得为他人所理解则更为困难。后来我甚至为此查询过专业的资料，我得知这种感觉大约属于PTSD的某种奇特变体。但我确是无法求助的，因为那需要我倾述这整段经历，揭开那些我主观故意，或是大脑潜意识间以维持表面安宁为目的而对故事的修正。我知道我不可能直面这件事，因而这大约等于击碎我整个精神赖以不崩溃的虚拟屏障。我知道我所相信的那个故事的相当一部分是虚拟的、编造的，但没有这些部分的我或许早已因为血腥的真实而晕厥。

这样的屏障随时间的变化确是不可知的。或许我们以为时间总会将它风干，从而稍微坚固那么一些：正如我愿意半公开地写下这段话。或许一切都未曾发生过任何改变，正如730天后的今晚也同样无眠。